

繆
文
远
著

戰國策新校注

(修訂本)

巴蜀書社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重点项目

缪文远著

戰國策新校注

巴蜀書社

责任编辑：袁庭栋
何 锐
封面设计：曹辉禄
封面题签：缪 钺
扉页题签：黄稚荃

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 缪文远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冶金部西南地勘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4.75 插页 4 字数 784 千
1987 年 9 月第一版
1998 年 9 月第三版 1998 年 9 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5690—8690 册

ISBN7-80523-141-9/I·62(精装全一册) 定价：42 元

序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缪文远君，治先秦史多历年载，于《战国策》致力尤深。勤蒐博采，研精覃思，既已撰著《战国策考辨》、《七国考订补》，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刊行问世矣；近又董理积年旧稿，对《战国策》全书校勘疏释，成《战国策新校注》，将付巴蜀书社印行。缪君持书稿相示，余读而善之，因书其端曰：

自东汉高诱注《战国策》，其后宋姚宏、鲍彪，元吴师道，均有校注。清人治《战国策》撰著成书者亦不下数家，其中固多精言正解，然亦不免疏误缺失，此固由于研虑不周，而凭藉不足，参证无从，亦一因也。缪君校注此书，既博览前人疏释考证之作，择善而从，又蒐采晚近出土之竹简、帛书、铜器、石刻，与文献参稽互证，细心研寻，遂能发覆纠谬，度越前修。此固由缪君用力精勤，抑亦时代之赐矣。兹就释事、释人、释地、释官、释文辞诸端举例以明之。

释事者：《齐策一·邯郸之难章》载魏攻赵邯郸，齐军救赵，败魏于桂陵事。本书取银雀山所出《孙臆兵法》以印证之，较《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记更为本末详尽。又《秦策二·医扁鹊见秦武王章》载扁鹊以石为秦武王医疾事。本书取山东出土之汉画像石“扁鹊针灸行医图”（此石今藏曲阜孔庙内）加以证释，其事益明。

释人者：《中山策》载司马憙相中山，旧注于司马憙但言其为中山臣。本书取《吕氏春秋·应言》载墨者师与司马喜（喜与憙古通

用)于中山王前议兴兵攻燕事,证以河北平山所出之中山器,知此司马喜实即《中山王鼎》铭文所言“奋桴振铎”亲率三军攻燕之中山相邦司马卿。又《战国策》多记奉阳君事,其人亦见《史记》。但此奉阳君为何人?与李兑是否一人?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本书证以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二章,奉阳君自称其名为“悦”,“悦”即“兑”字,则奉阳君与李兑为一人明矣。

释地者:《秦策三·范雎至秦章》载秦昭王听范雎之说,“举兵而攻邢丘”。“邢丘”,《史记·六国年表》作“廩丘”,《魏世家》作“鄴丘”。云梦秦简《大事记》:秦昭王“四十一年,攻邢丘。”本书取以证《战国策》作“邢丘”为是,而梁玉绳《史记志疑》谓当依《魏世家》作“鄴丘”,乃误说也。

释官者:《齐策二·昭阳为楚伐魏章》载楚昭阳伐魏时,“官为上柱国”,而《鄂君启节》铭文则谓“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本书取《鄂君启节》铭文以证“上柱国”即是“大司马”。

释文辞者:《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章》云:“今王(指燕昭王)信田伐与参、去疾之言,且攻齐,使齐犬马戔而不言燕”。鲍本无“戔”字,注云:“犬马,言己贱齐为之也,又不泄燕之谋。”吴师道曰:“字书无‘戔’字,恐即‘贱’。”鲍、吴之说,令人费解。金正炜《战国策补释》则谓“‘犬马’疑是‘大焉’之讹,‘大’与‘泰’通,‘泰焉’者,言不以燕为虑也。‘戔’或‘浅焉’二字误并为一。浅焉,犹浅然也。”金氏之说,穿凿支离,且与原文文义相反。本书取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四章以校《战国策》文,知“使齐犬马戔而不言燕”实当作“使齐大戒而不信燕”,文从字顺,积疑尽释矣。

缪君于60年代初期草创此书,1966年因故辍笔,未敢示人。至1976年秋,阴霾既扫,日月重光,始得重理旧业,勉成书,盖前后更历二十余年矣。书中于诠释文辞之外,特重年代、地理、职官、

制度之考订阐释，深有裨于治先秦史者；而自订体例，去繁琐，去重复，去谬误，弃芜存精，简要爽洁，于读者尤便焉。余尝谓治学之道，贵能继承，能开创，所谓“温故而知新”者是也。然抱残守缺，暖姝自悦者，不足以语于温故；而大言空论，哗众骇世者，亦不足以语于知新。必也，沉酣故籍，而不墨守陈言，探索新知，而不妄逞私臆，立一说，树一义，实事求是，折衷至当，始可称为治学之康庄。今缪君所为，庶几近之。

余平生向慕顾亭林先生，思为宏通征实之学，以期有裨于世用。缪君从余游者三十年，耿介谈泊，不染阉然媚世之习，故独能深有契于余之所怀。今缪君研治《战国策》、先秦史，既已著述斐然，卓尔有以自见矣，然“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余更望其发扬蹈厉，温故创新，如骐驎千里之日进不已也。

缪 钺 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1985年10月

自序

1985 年秋,文远撰《战国策新校注》既成,爰自题书首曰:

战国时期为吾国古史剧变之会,世卿世禄之制度,纵横游说之风起,朝为布衣,暮为卿相者,比比然也。其显名诸侯者,若公孙衍、张仪、陈轸、苏秦辈,类能左右一时政局,为世所艳称。且不独辩士为然,诸子百家之伦,凡欲得君行道者,莫不于游说之术三致意焉。墨翟之止楚攻宋也,既使公输为之折服,又使楚王自道“请无攻宋”(见墨子·公输)。《庄子》书载惠施、庄周反覆辩难,汪洋恣肆,浩瀚无极。儒家之孟轲更以“好辩”著称(见《孟子·滕文公下》)。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虽口吃而善著书,精于谈说之道。韩非谓游说之难,在难于揣摩人主心理,其言曰:“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非子·说难》)韩非重视游说,故广集资料,储以备用,今《韩非子》中《内、外储说》及《说林》诸篇,论其性质,实与《国策》之文为近,其中有多篇亦见收于《国策》。此类流播及传习之说辞,多为记言体,作之非一人,成之非一地,大抵皆战国、秦、汉间游谈之士所为,其中或与史实符合,或纯为游士练习模拟之作,读者当细心抉择,分别观之,不可一概论也。

辩士之干人主也,所操者纵横权变之术,为时君出奇策异谋,

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张仪列传赞》）又言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田儋列传赞》）而主父偃亦尝“学长短纵横之术。”（《平津侯主父列传》）西汉初叶，先有韩、彭、黥布等异姓王之封，及刘邦、吕雉诛锄功臣后，又复有刘氏诸王之封，局势有类战国，故秦及西汉初期，纵横犹为世显学，传习靡替。

战国史籍不幸而遭秦火之厄，六国及周室所藏者，尽为始皇付之一炬，竹帛烟消，坟典散亡，徒令后人兴“考古茫昧”之叹。汉兴，遗书渐出，记纵横之书既见收于中秘（刘向所见者是），亦有民间流传，佚出于中秘之外者（如马王堆帛书）。西汉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领校群书，今所传《战国策》即刘向校录诸书之一，书名亦为刘向所加。刘向《战国策书录》曰：

臣向所校中战国策书（按：指中秘所藏记辩士游说之简策），中书余卷，错乱相揉莠，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按：短长，犹言“纵横”），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远在刘向校书之前，司马迁为太史令，绉石室金匱之书，得见此类文献，即曾采录于其巨著《史记》中。宋洪迈谓：“太史公所采之事九十二则”（《容斋四笔》卷一）。据今人郑良树统计，《史记》采自《战国策》者，实有一百四十九处（见《竹简帛书论文集》）。司马迁所见之战国纵横家言，其未经刘向编订之原始面貌，今尚可于马王堆帛书得其仿佛。

秦、汉而还，历世绵邈，书缺有间，治战国史事者，舍《战国策》而莫由，此自司马迁时已然，后世更无论已。《战国策》之文，笔势

纵放，英伟恢奇，才华横溢，感人至深。今载于《燕策一》之乐毅《报燕惠王书》，司马迁谓蒯通及主父偃读之，“未尝不废书而泣”（《史记·乐毅列传赞》）。唐之韩愈，宋之眉山苏氏父子无不深受《战国策》熏染。苏洵外出，每携一书自随，人或窥之，则《战国策》也。明李梦阳尝谓：“《战国策》畔经离道之书也，然而天下传焉，后世述焉”，此由“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工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空同先生集》卷四十九《刻战国策序》）考史论文，《战国策》俱在所必读，以故治此书者，自汉迄今，代不乏人，惜无人汇集而理董之，余之所作，有志焉而未逮也。

《战国策》之版本，大别之，其流有二：

此书传至宋初，一度散佚，经曾巩整理校定而三十三卷复完。南宋初，剡川姚宏校注是书，忠于原作，态度矜慎，至清代经黄丕烈影写覆刻（在《士礼居丛书》内），流布极广，此本今通称姚本。

与姚宏同时，缙云鲍彪亦注是书。鲍氏改易原文，重新编次，颇为后人讥弹。元吴师道撰《战国策校注》，就鲍本订其失误，加以补正，释疑解滞，甚便读者。《四部丛刊》初编曾将元刻本吴书影印收入，其他重刻本世亦多有。此本今通称鲍本，实包吴氏校注在内。

余意，校理《战国策》本文，举《士礼居》及《四部丛刊》二本，则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不必侈陈众本，陷于琐屑恒订。至于《战国策》传本源流，今人范祥雍曾写为专文，论述綦详（见《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三辑），兹不复赘。

今者，党中央号召整理古籍，发扬我国数千年优秀之文化，以激励后学，振兴中华。文远深受鼓舞，故不辞谫陋，将旧日疏释《国策》之稿加以董理，以期于整理古籍之宏业有涓埃之助。于是检校群籍，丹黄杂下，春来秋去，寒暑屡更，今全稿虽告杀青，而颇有力量

尽神疲之感。本稿撰写过程中,经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列为重点项目,并得委员会研究基金直接资助,对国家与人民之关怀,文远衷心铭感。

文远自髫龄就傅,即喜读《国策》之文,稍长,读《史记》诸书,益震骇于苏秦、张仪辈之飞辩骋辞,而不能辨其是非,盖犹未脱童稚之见也。既冠,负笈锦城,研治古史,缪彦威师不以菲材而弃之,常为讲授古今学术流变、前贤治学之高怀远识、精思勤力,并详述自身治学之甘苦,讥弹今世学风之流弊。春风拂煦,诱掖毕至。文远虽赋性鲁钝,然亦激励奋发,深知自勉,前所撰《战国策考辨》、《七国考订补》已蒙师审订问世矣。此稿之经营,仍得吾师指示体例,审读原稿,更复题签赐序,益觉篇简生辉。巴蜀书社袁庭栋同志,往返商榷,先后多所匡正。此稿得以公诸于世,得力于时代之赐及师友之助者为多。今虽规模粗具,而讹缺难免,惟冀博雅通人,不吝指正,教督以所不及,则匪只文远一人之幸而已。

日本学者小南一郎教授远道惠寄小川环树教授和他本人有关《战国策》之研究论著,供我参考,盛情可感,谨申谢忱。

缪文远

1985年11月

于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

凡 例

一、本书以黄丕烈《士礼居丛书》覆宋本为底本，校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刻鲍本及有关典籍，竹简、帛书、铜器、石刻，皆所取资。凡校删之字加圆括号，校增之字加方括号。

二、本书甄录诸家之说，择善而从，旧说未安，则下以己意。执笔之际，文尚精炼，去烦琐，去重复，去谬误，不作古人奴隶，期于今人有益。

三、诸家之说，两俱可通者，并录其文。先列校订之语，次陈疏释之文。各家之说，用圆圈间隔之。文远一得之见，加“按”字以示区别；若前无别家之说，则不加“按”字。

四、各章之前，俱有简要说明，旨在介绍本意之年代、真伪及内容概要。文远别有《〈战国策〉考辨》一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仅取其结论，不再详列考订之语。间有与《考辨》之说异者，则以本书为准。

五、校注之文重在释疑正误，于各家议论之语一般均予删削。

六、人名注释以有助于了解《策》文为主，不作全面评价。

七、地名注释其事涉考订者，择录各家之说；其无甚纷歧者，则迳注今地。所注今地，以 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为准。

八、各章所列数字编码，与《〈战国策〉考辨》一致，以便读者互参。

九、引用较多之书，仅称其作者姓名或用通行之简称，今汇列于下：

高注——高诱注

姚宏——姚宏续注

鲍注——鲍彪注

吴补、吴正——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

胡三省——《资治通鉴》注

梁玉绳——《史记志疑》

王念孙——《读书杂志》

孙诒让——《札迻》

张琦——《战国策释地》

程恩泽——《国策地名考》

黄丕烈——《战国策札记》

顾观光——《七国地理考》

杨守敬——《战国疆域图》

吴曾祺——《战国策补注》

金正炜——《战国策补注》

钟凤年——《国策勘研》

郭希汾——《战国策详注》

泂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梁启雄——《韩子浅解》

陈奇猷——《吕氏春秋集释》

又，注文所征引诸家之说中，常见之简称如下：

《传》——《左传》

《史》——《史记》

《记》——《礼记》

《索隐》——《史记索隐》

《正义》——《史记正义》

《集解》——《史记集解》

《魏记》——《史记·魏世家》

《赵记》——《史记·赵世家》

《史表》——《史记·六国年表》

《后语》——《春秋后语》

《后志》、《续志》——《续汉书·郡国志》

《释文》——《经典释文》

《大事记》——吕祖谦《大事记》

《外纪》——《通鉴外纪》

又，在所引姚宏续注之文中，常见以下四种版本的简称：

刘——姚宏所见刘敞本

集——姚宏所见集贤院本

曾——姚宏所见曾巩本

钱——姚宏所见钱藻本

此外，校注中引用了几位日本学者如中井积德、安井衡、恩田仲任、太田方、蒲坂圆等之说，则俱转引自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刘 向：战国策书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莠。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叙曰：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

《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倝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杖于谋诈之弊，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下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画”字原缺，据别本补）。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

目 录

序	(1)
自 序	(4)
凡 例	(8)
刘 向《战国策书录》	(11)

卷一 东周

1	秦兴师临周章	(1)
2	秦攻宜阳章	(4)
3A	东周与西周战章	(6)
3B	东周与西周争章	(7)
4	东周欲为稻章	(8)
5A	昭献在阳翟章	(9)
5B	秦假道于周以伐韩章	(10)
6	楚攻雍氏章	(11)
7	周最谓石礼章	(12)
8	周相吕仓章	(13)
9	温人之周章	(14)
10A	或为周最谓金投章	(15)
10B	周最谓金投曰章	(17)